

婦運與反婦運

——關於「新女性主義」的書

余 素

在美國，婦女解放運動 (Women's Liberation) 最早應該追溯到十九世紀中期，緊接著解放黑奴之後，即便開始了，不過，當時只是爲了爭取投票權而發動，故或稱之「女權運動」 (Woman Suffrage)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，男女平權，所以婦運又告銷解。不過近年來，各方的鼓動宣揚，婦女運動再度掀起，由從前的非理性憤怒，以迄今成爲有組織，有見地的運動，並高打著「新女性主義」 (the New Feminism) 的旗號，聲勢逼人。去年七月份的「幼獅月刊」出了一期「新女性主義」專輯，中國時報的專欄作家「池畔風」 (是呂秀蓮女士的筆名吧？) 也持之有恒地爲新女性的理念，落過不少墨，雖然不敢說這是西風東漸的又一例，但至少說明此地已有人關懷新女性的動向。本文的旨意不在評述這個運動的動向和未來，只想略爲瀏覽一下，因這個運動而出版的幾本書，其中有積極主張婦女自由的，如前兩年出版一部「有性政治學」 (Sexual Politics) 巨著的女小說家糜麗女士 (Kate Millett)，也有反對婦運之躁進者，如哈潑雜誌的編輯之一和專欄作家，新近寫了一部「新貞操」 (The New Chastity) 的蜜琦·戴珂蕊女士 (Midge Decter)。有一點令人頗覺興味的是，除了像諾曼·梅勒 (Norman Mailer) 之類活動力特強的作家學者而外，熱談婦女解放運動的，不論是支持者，有條件支持者或反對者，多係女流。

一般說來，不管任何一種運動，只要過份激進，就可能「走火」瘋狂，甚至泯滅初衷和高尚的目標，婦女解放運動也不例外，目前的隱憂是女性的盲目排他，將來可能連她們本身都難能瞭然所為何事，尤其年輕的女人一骨碌隨別人叫囂，沒有充分的見地和體驗，好讓她們冷靜下來多思多想，終究是一種危機。就以婦運者認為最有力的見解，便大有反對的人在，譬如她們認為：

- (1) 女人一生下來，在行為上和職務上就受到種種要求，以致她們無法成爲一個能够自主的個人；
- (2) 惟有瞭然社會如何妨礙著女性，女性乃能自救；
- (3) 絕大多數的男人，把女人當作性的象徵和標的物。

這些見解並沒有取得多數知識

婦女的同意。

本來，當代美國婦女運動的思潮，實濫觴於知識婦女的自我檢討運動，這和十年前（一九六三年左右），紐約女作家貝蒂·傅蕾登女士（Betty Friedan）寫的暢銷書「女性的奧秘」（*The Feminine Mystique*）有關，這本書是根據傅蕾登女士多年的調查和觀察，替美國中產階級的婦女生活所作的詳盡的剖析。此書一出，遂掀起知識婦女普遍的自我檢討。

然後是一九七〇年出版的「女性太監」（*The Female Eunuch*），這部書是由一九三九年出生於澳洲的女記者裘綿茵·葛麗兒（Germaine Greer）執筆寫成的，書中認為女人之所以成爲「弱者」本非天生所致，而是起於社會壓力的束縛，和文化的戕害，以致女

性喪失許多天然的機能和美，成爲男人玩物，任男人擺佈，女性要從像太監那樣的「非自然」中解放，就必須爭取獨立自主的人格。

「女性的奧秘」和「女性太監」兩書，楊美惠女士在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，曾經以「婦女問題新論」的一系列文字加以釋述詳註，楊女士的文筆頗見過人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在譯述到骨節眼兒的關鍵時，皆適時地加以詳述引徵，甚至對照到中國的社會和文史掌故上去，中西比照，把問題的普遍性烘托出來，這些文字即將集結成書，由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，值得向讀者作個推薦。另外一部類似的好書，寫成的時間較爲早幾年，是法國的存在主義大師，哲學家，又是存在主義先驅沙特的「不婚妻」西蒙·德·波娃女士（Simone de Beauvoir

) 的名作「第二性」(*Le Deuxième Sexe*，英譯本名叫 *The Second Sex*)，這本書法文初版於一九四九年，四年後，英譯本才在美國面世，已暢銷十餘版，最近歐陽子女士已譯出部分，先結集為「女人，女人」一書，已由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，但不知道其餘部分何時能出齊，我們且拭目以待。

近年來對於婦女解放運動，最為激進的還得數女小說家糜麗女士，她有「中產階級的心靈」(*the middle-class mind*) 之稱，一九七〇年雙日書店為她印行「有性政治學」(*Sexual Politics*) 一書，定價是美金七塊九毛五，是一部屬於知識分子的書，不過在思想上頗多沿襲於西蒙·德·波娃女士之處，書中對西方文化、社會制度，思想型構都有所批評，最主要的

一章是「有性政治理論」(*Theory of Sexual Politics*)，她的基本理論的原始點，乃根源於一句話：女人老是屈服在男人的手中，更在男人手中受盡了苦痛。她同時在書中強調女人要取得獨立自主的人格，可以經由「制約」(*Conditioned*) 而得；當然，女人之所以一直處於劣勢也是由於社會和文化所施予「她」的「制約」所致。

不過，對於這些見地，却大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在，譬如現年五十九歲的女小說家珍妮威 (*Elizabeth Janeway*) 在她前年 (一九七一年) 出版的「男人的世界，女人的地方」(*Man's World, Woman's Place*，此書由 *William Morrow* 書店印行，定價美金八塊九毛五。) 書中就持有不同的看法。

珍妮威女士不像糜麗那樣藉小說發揮，也不像葛麗兒從生活中去列舉事實，她是從社會學的觀點，說明社會經由角色和神話而留存的過程，書中所強調的一個重要主題是，每個人 (不論何種性別) 總是易於接受一個已然的自我，而不易於創造出一個嶄新的自我。

在生活上跟三島由紀夫很類近的猶太作家諾曼·梅勒在「性之囚」(*The Prisoner of Sex*) 一書中便反對糜麗女士的「制約」之說，他認為：「有陽物的人類 (*humans-with-phalluses*)，並非一生下來就成了男人，而是須要工作而後成其為男人，不是像糜麗所謂僅僅是受了制約所以成爲男人的；同樣的，有陰戶的人類 (*humans-with-vaginas*)，也毋須自始至終地奉獻，必須深浸在

一種並非能自主成其為女性的境遇中，而後一躍成為女人。」在梅勒的書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：要成為怎樣一個人（即獨立自主的個人），必須在毫無制約的條件下，自然發展。這種看法正好與糜麗女士在「有性政治」中的說法針鋒相對。

不論是東方社會也好，西方社會也好，女性之受歧視，被認為是次等的人類（所以波娃女士稱之為「第二性」），由來已久，早在紀元之前四百年左右柏拉圖便曾用萬幸的口吻說：「感謝上帝，我不生為奴隸或女人。」孔子則說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」對女性的地位不能不說有極大的影響。近年受到爭論最多的，則為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（Soren Kierkegaard）的一句話：「何其不幸而身為一個女人呀！身為一個女人，

所不幸的是，根本不瞭解女人也是個人。」也就是說，惟其女人深知自身的不幸，然後乃能有幸。所以說女性問題的起因是雙重的，一方面固然是社會觀念使然，而女人本身沒有勇於面對自己，面對自身的問題，也是嚴重的致因。但仍有人把問題癥結和盤推諉給社會的壓迫，除了前述諸位女士之外，懷兒絲登女士（Shulamith Firestone）在她的「性的辯證」（*Dialectic of Sex*）中也一再的叫囂，認為身為女人比黑人都不如，在書中她強調：「女性主義者所要追問的不僅是一切西方的文化而已，更要及於文化本身的組合，甚至是自然界的組合。我們要追究到史前蠻荒時代的壓迫。」對於這種壓迫，女人應該起而解除。

去年（一九七二年）十月，美

國又出版一部「反婦女解放運動」的書，書不大，不過一百九十頁左右而已，書名是「新貞操」（*The New Chastity and Other Argument Against Women's Liberation*）由 Coward, McCann & Geoghegan 書店印行，定價美金五塊九毛五，作者戴克志女士已因此書而贏得「一九七二年反時代精神的婦女」（1972's Daughter of the Anti-Zeigeist）的盛譽。

依戴克志女士的看法，寫「女性的奧秘」的傳蕾登「也許是個知識分子」罷了，而糜麗女士在「有性政治學」中的分析則「粗俗得令人不堪置信」。

社會真是個文化的大陷阱，專來坑陷女人，使女人淪為管家婆。戴克志反對這種說法，她認為女人

既非愚癡更非弱者，命運由她自己築造（誰說她是命運的犧牲者？）就算結婚，女人也擁有充分選擇男人的餘地，更可以妥切的安排自己 and 那位男人相廝守。（寫「第二性」的波娃女士，不也沒有指控過男人，甚至和沙特終身廝守相愛，當他的「不婚妻」？）女人心中有種「小隱衷」，認為工作是男人的事，她們並非「非工作不可」（work-as-necessity）這是女人言行不趨一致的地方。同時，婦女解放運動尤有誹謗之嫌，認為作母親的擔勞是一種自怨自艾的表現；根據戴克志女士所深知的，婦運本身真正以為苦者，並非女人的受虐待、受歧視、受壓迫、受奴役，而是因為她們是……女人！

戴克志最反對且認之為荒謬的是，婦運對「女性貞操」和杯葛關

係採取猶豫態度。婦運者所最心虛的不外時間和死亡的嚴重威脅，尤其更缺乏勇氣以面對個人的脆弱和對於別人的倚賴。

戴克志女士在書中最重要的理念，也是婦女解放運動風潮中比較

中庸平允的見解，乃認為，站在共左共榮的立場，女人仍不免要倚賴男人，男人也少不了女人。
讀者諸君的看法呢？

六十二年元月三十一日春節前夕

333763

者讀的市北臺

333763話電個撥要只刊本閱訂

社本來片信明張一寫者或

費收府到並，刊本上奉刻即們我

？用利就上馬不何您，便簡續手

（時4午下至時11午上：間時公辦社本）